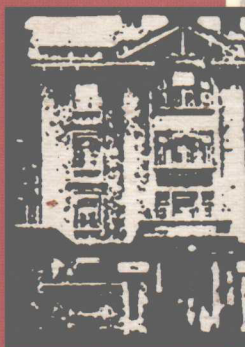


我們的詩文

孔庆东 王岚 叶文曦 编

——北大中文百年纪念——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北大中文百年纪念 —

我們的詩文

克和



孔庆东 王岚叶文曦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诗文 / 孔庆东, 王岚, 叶文曦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0
(北大中文百年纪念)

ISBN 978-7-301-17867-6

I. 我… II. ①孔… ②王… ③叶…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2177 号

书 名: 我们的诗文

著作责任者: 孔庆东 王 岚 叶文曦 编

责任编辑: 艾 英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867-6/G · 296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装帧设计: 北京奇文云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mm × 1020mm 16开本 27.5印张 400千字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陈平原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十五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

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 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要紧的。

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 1952 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

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 / 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之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之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因此，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但却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

2010年3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陈平原	1
诗词四首	向仍旦	1
王力先生 1982 年西安之行	唐作藩	3
圆 梦		
——老年学画记	陆颖华	7
永恒的真诚		
——难忘废名先生	乐黛云	16
楹联长系中华风		
——澳门一感	孙 静	22
一百年的青春	谢 冕	24
诗十四首	陈松岑	28
一段难忘的时光		
——创业在烟台	孙庆升	42
旧体小诗一束	马振方	45
一个初冬夜晚的经历	严家炎	47
大学生活三部曲	孙钦善	50
林青小诗五首	段宝林	58
浪淘沙·沿河城颂	索振羽	61

令人怀念的十九斋

——追念徐通锵先生 费振刚 62

翠禽无语向黄昏

——十三公寓编写文学史生活及后续漫忆 孙玉石 66

《民本中学 52 届初中、55 届高中同学纪念册》序 ... 陆俭明 73

融进一滴水 周先慎 78

我和语文的几件事 苏培成 84

我和庚父朱老 符淮青 92

季羨林先生领奖记 刘 烜 97

听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袁行霈 102

创造一个完美的燕园

——关于校园建设的建议与思考 张兴根 103

示 众

——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钱理群 108

致谢辞 洪子诚 113

杨俊才著《南宋诗人姜特立研究》序 陈熙中 117

1975 年冬天纪事：“文革”溃败前夕的小故事 严绍璁 120

山居琐忆 杨 忠 128

衣带渐宽终不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纂始末 安平秋 136

走近未名湖 孟 华 145

《文学理论学》后记 董学文 150

北大中文系诞生一百年抚谈 温儒敏 154

从八句碑文谈起

——追忆李珍华先生 曹亦冰 161

夜观昙花	葛晓音	165
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李 零	166
《清代〈孟子〉学史大纲》序	董洪利	168
《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1957 年现代作家选集		
的出版研究》序	商金林	172
未名湖博雅塔之歌	程郁缀	178
湛庐诗选	卢永璘	179
域外零拾	吴 鸥	182
诗词四首	耿振生	197
结缘梁启超	夏晓虹	199
斯人已去春恒住		
——访德富芦花故居	杨 铸	204
背 景	曹文轩	207
即将消逝的风景	陈平原	211
方尖碑下的温州青年	陈跃红	218
“读”武侯祠	刘 东	230
巴黎笑谈		
——要饭与文学	车槿山	235
我看日本文化精神	王岳川	239
书名后面的意义	沈 阳	245
述书赋	龚鹏程	249
北京杂咏·旅日诗稿	杨荣祥	251
绿涛室诗词	钱志熙	256
“不惑”四题	刘勇强	265
士林脍语（节选）	远东辑评	282

炎熱·1980	張頌武	290
革命時代的春節印象	陳連山	293
為什麼《再解讀》？	李 楊	296
失去的烏托邦		
——《海上鋼琴師》隨想	張 輝	301
搏微齋詞選	項夢冰	307
未名湖	臧 棣	312
北京的沙塵暴	孔慶東	316
回憶我的老師陰少曾（法魯）先生	劉玉才	319
那傳遞千百年的芬芳記憶	顧歆藝	322
川行紀	王麗萍	325
詩心接千載	吳曉東	328
春天的思念	王 嵐	335
《紫石齋說瓢》序	漆永祥	339
《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修訂版跋	韓毓海	341
我們在田野里看到了什麼？	陳泳超	347
五院紫藤賦	葉文曦	354
在歷史中漂泊的“老北京”	王 風	356
十年師生緣		
——紀念給我學問和快樂的一新師	杜曉勤	359
指間的歲月	楊海嶢	375
聽吳小如先生談戲	顧永新	380

在那吉祥如意的地方

——西藏行印象	王丽丽	387
辩护之外	姜 涛	401
增广闲文三则	吴国武	405
历史终止的地方，小说开始了	李鹏飞	411
新新大师行	徐 刚	415
旧 居	秦立彦	417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朱 彦	419
送毛静归丰城序	柳春蕊	422
灶君传说与打灶进谗	林 嵩	424
编后记		428

诗词四首

向仍旦

七古·李敖先生大陆行感言

七旬李敖大陆行，一路博得赞扬声。
三场演讲惊受众，怒目慈眉尼思春^{〔1〕}。
遭焚书目九六种^{〔2〕}，民主斗士非虚名。
自有慧眼识国宝，访友拜师露真情。
追踪前贤多感喟，香港拜祭蔡公莹^{〔3〕}。
台混港坏大陆酸，言辞尖刻令人瞠。
俨然绝代独行侠，嬉笑怒骂铁骨铮。
振臂力阻军购案，戳穿老美西洋景。
若与大陆赛军备，人力车追汽车轮。
馱子军购太荒唐，理应将钱用于民。
写信劝阻小马哥，允应军购罪非轻^{〔4〕}。
壮哉李敖知大物^{〔5〕}，一人当敌数万兵。

（见向仍旦《燕园吟草》，第76页）

〔1〕 李敖自称在北大演讲是金刚怒目、清华演讲是慈眉善目、复旦演讲是尼姑思凡。

〔2〕 李敖遭禁书目，计九十六种。

〔3〕 蔡公：蔡元培。

〔4〕 马英九称3%的军购是可以接受的；李敖骂他“混蛋”，写信劝他省悟。

〔5〕 大物：语出《墨子》，意为识大体、知大局。

临江仙三首

百年系庆忆魏老

百年系庆忆魏老，先生学富品高。创办专业不辞劳。挂帅编字典，教材早配套。无奈“浩劫”胜狂潮，是非善恶颠倒。身陷逆境志不挠，劝勉后继者，传承作先导。

天安门上再登楼

天安门上再登楼，英雄丰碑凝眸。国庆阅兵一望收。东西长安街，军民主沉浮。广场旌旗无从数，阅尽多少人流。三代元戎曾挥手，踏上新征程，三步总运筹。

花甲年华庆国寿

花甲年华庆国寿，弹指六十春秋，六字箴言记心头，炼成英雄胆，谁敢试吴钩。京城三师竞风流，筋骨钢铁铸就。尖端武器利无俦。以和可止战，欢声动全球。

向仍旦，1926年8月生，湖南永顺人，土家族。1956年以调干生名义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任教。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王力先生 1982 年西安之行

唐作藩

1982 年 8 月初，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在西安市举行第 2 届学术年会。会长严学窘先生早些时候就从武汉写信来交给我一项任务，即陪同并照顾好王力先生出席西安年会。

7 月 31 日上午我随王力先生和师母夏蔚霞先生出发了。我们乘一架苏制伊尔 18 中国民航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大约在下午两点多钟到达西安城西机场。不巧天不作美，下起大雨来。我撑开雨伞，和师母扶着王先生匆匆走下悬梯，与前来迎接的严学窘先生等冒雨走出机场，急忙乘车到丈八沟陕西宾馆。这是一场雷阵雨，很快雨过天晴。王先生送走严先生等之后，擦洗一下脸，坐下来休息，对我谈起三十八年前一次乘飞机遇险的经历。那是抗战后期，他和罗常培先生一道由昆明赴重庆，那天乘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可容十几位乘客的小型飞机。快到重庆上空时，大雾弥漫，飞机在空中盘旋，大家甚觉惊奇。盘旋数圈后，相传机上快没油了。这时想起在昆明临上飞机时罗先生对来送行的人开玩笑说的“你们来送我们上天了！”越发紧张、害怕。幸亏驾驶员经验丰富，紧急飞往成都。在成都机场过了一夜，第二天才飞抵重庆。但那次因何公干去重庆，王先生却未说。后来我问过师母，师母谈了一些情况，又要我去问张清常先生。通过二位的回忆叙述，才知道王先生那次是到重庆去领奖的。1943 年，王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上、下二册）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了。这部书开创了汉语语法的新路子，对揭示汉语语法的特点，尤其是在句法分析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朱自清先生为这部书写了一篇长序，评价很高。1944 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办首届也是唯一的一届全国学术著作评奖，朱先生和闻一多先生都鼓励王先生申报参加评奖，他们认为至少应得个二等奖。不久公布评奖结果，《中国现代语法》仅获

三等奖。据张清常先生了解，当时评委会中有的评委门户之见甚深，故意压低王先生的著作。因此，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们都愤愤不平，朱先生特别生气。王先生也不愿去领奖。抗战时期教授们的生活很艰难，罗莘田先生劝解说，不妨把奖金领回来，大家打顿牙祭。于是才有王先生 1944 年五、六月间的重庆之行。恰好罗先生应美国加州朴茂纳（Pomona）学院聘请为访问教授，也要到重庆去办出国手续，故与王先生同行。那天同机的还有古琴音乐研究家查西阜教授，他在昆明和王先生同住在东北郊龙头村，是相识的邻居，和罗先生也很熟。当时他是欧亚航空公司的经理。飞机到重庆上空时，他知道出了问题：一则有大雾，二则正巧蒋介石的飞机也在下面盘旋。他们的飞机跟机场值班人员联系不上，在重庆上空盘旋数圈后，又快没有油了，查经理很生气。驾驶员紧急采取措施，改飞成都降落。王先生和罗先生经历了人生中一次难忘的惊险，数十年后回忆起来还有点后怕。

王师母还跟我谈起当年发生的一件趣事：王、罗二位先生到重庆后借住在李方桂先生的哥哥家中。他们在重庆买了一些点心、食品准备带回昆明去，随手放在李家房里的一个五斗柜中。不料重庆的老鼠很厉害，一夜工夫不仅将点心食品吃光，而且咬坏了那个五斗柜，弄得他们很不好意思。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了。

1982 年 8 月 1 日上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 2 届学术年会举行开幕式，陕西省领导对这次会十分重视，省委书记白文华同志出席并讲了话。作为名誉会长的王力先生在讲话中首先谈了参加本届年会的感想。他说，昨晚翻阅大会发的论文，很兴奋，有些文章颇有新意，而且有不少新的作者，感到音韵学的研究后继有人，不再是“绝学”了。接着他阐述了音韵学在整个语文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希望大家重视等韵学研究和历史比较法的学习与运用。学会理事会十分重视王先生的意见，决定将“等韵学”作为 1984 年第 3 届学术年会的讨论主题，并且已付诸实践。

8 月 2 日年会分组进行论文报告与讨论，会务组安排王先生休息、游览。这天是个晴间多云的天气，气温虽不高，还相当热。早饭后我陪同王先生和师母东去临潼。先游华清宫，参观九龙汤、温泉贵妃池之后，就开始登骊山。82 岁高龄的王先生兴致勃勃拄着拐杖和我们上到半山亭，坐下来休息。师母游兴仍浓，我陪她继续往上登，直达“捉蒋亭”。稍事休息，

我们就赶回到半山亭，搀扶王先生一同下山。出了华清宫，我们乘车去骊山北麓秦始皇陵东侧，参观刚建成的秦兵马俑博物馆。当时 2 号坑正在发掘，还只展出 1 号坑，参观的人不太多。王先生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受到博物馆负责同志的热情接待。参观公开展出的 1 号坑兵马俑之后，被邀请到贵宾室休息、喝茶，后又领到内室参观了当时刚出土的两辆铜车马。

这天的参观活动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进秦兵马俑博物馆，王先生见到门厅里两边立着的八尊与真人一样大小的武士俑，忽然兴奋起来，指着一个个武士俑对师母和我说：“你们看，这些秦代的武士都有胡子，表明古人是不刮胡子的。沈从文肯定输了！”原来二十一年前，王先生和沈从文先生曾有过一场“胡子问题”的辩论。那是 1961 年，王先生在《红旗》杂志第 17 期上发表《逻辑与语言》一文，文章最后谈到“概念外延的广狭常常反映社会的需要”时，举男子留胡子为例，指出“胡子要不要区别为更细的概念，这完全是由于社会交际的需要……汉族男子在古代还没有剃胡子的风俗。古乐府《陌上桑》说‘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可见这些挑着担子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胡子长得好，算是美男子的特点之一，所以《汉书》称汉高祖为‘美须髯’，《三国志》也称关羽‘美须髯’。胡子对古代汉族是那样重要，所以在语言表现为三种胡子，嘴唇上边的叫‘髭’，下巴底下的叫‘须’，两边连腮胡子叫‘髯’。到现代，老年人也不一定留胡子，因此无必要分三种胡子了”。不久，沈从文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从文物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不同意王先生的意见。他根据古代的泥塑、石刻、壁画等实物上的人物形象，认为古代男子并不一定必须留胡子；“美须髯”可能与英武有关，但不一定算美男子；挑担子的也决不是都留胡子。“晋唐以后胡子式样有了新变化，不过中老年人，即或名臣达官也不一定留胡子。”（《光明日报》1961 年 10 月 21、24 日“东风副刊”连载）接着，王力先生也在 11 月 8 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上发了《关于胡子的问题——答沈从文先生》。他首先表示赞同沈先生关于研究文化史、汉语史必须重视出土的古代文物的意见，并承认在《逻辑与语言》里措词有欠斟酌的地方。比如古代挑担走路的男子很年轻，还没有长出胡子来，就不能说“都是有胡子的”。但王先生答辩说，他和沈先生的分歧主要在刮胡子的问题上。古代汉人没有刮胡子的风俗而是任其自然生长，

如头发、眉毛一样。在上古时代剃了头发、眉毛或胡子，反而是一种刑罚。髡刑就是剃去头发；剃去胡子叫“耐罪”，《说文》作“𡗗”。“所以古代成年人都有胡子。谁也不愿意把胡子刮了，让别人误会自己受过耐刑。”王先生还说，古代的泥塑、石刻、壁画等所塑画的人物，有的有胡子，有的没有胡子，似不能证明古代有刮胡子的风俗。后来沈先生没有再发表意见，也许同意王先生的解释了。王先生是大学者兼文学家，沈先生是大文学家兼学者，他们是西南联大的老同事、老朋友，但在学术问题上各不相让，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事隔二十一年之后，王先生见到这些秦武士俑大都有胡子，自然想起了当年那场关于胡子的辩论来。当晚回到宾馆，王先生还写了一首《题秦陵兵马俑》七绝，诗云：“昔仰神威制六合，今看兵马护陵园。秦皇雄略今犹在，岂惧匈奴与北番！”

8月3日王先生又和与会的全体中外音韵学同行，到西安市西郊参观了唐太宗的昭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汉武帝的茂陵以及汉将霍去病的陵墓和石刻。后者给王先生的感受最深，他又写了一首七绝《题霍去病墓石刻》：“搏兽豪情拔山力，驱将骏马踏匈奴。男儿要有凌云志，不学嫖姚非丈夫！”先生颂扬并要学习霍去病将军的爱国精神和雄心壮志的思想感情溢于言表。

8月4日王力先生偕师母提前回京了。我随严学窘先生、高元白先生等到火车站送行。我则到8月6日年会闭幕后才离开西安。

（原载《语文建设》1995年第8期）

唐作藩，曾用笔名若凡，1927年5月11日生于中国湖南省武冈县黄桥镇（今属洞口县）。1954年秋调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从王力教授学习汉语史与音韵学，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曾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副会长、会长。